

殷健灵《少年仰起他的脸》

# 打开生活的“褶子”

□谈凤霞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成长风景，一个人有一人之成长困境。当我们在谈论成长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想至少应该考虑什么人，在什么样的环境和心境中，会发生什么样的成长？为何形成这样的成长？这一成长之于这个人和其他人有着怎样的意义？毕竟，成长是每个人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在进行着的旅程。

成长小说一般都会书写主人公上下求索的曲折过程，以及其中的歧路彷徨或峰回路转，在生存境遇的沉浮中去思考人生价值，寻找生命真谛。擅长书写少年成长故事的殷健灵，在其新作《少年仰起他的脸》中，选择了一个从身体到心灵都处于某种“贫困”状态的男孩为主人公，发现属于这个男孩也属于周围其他人的困境与奢望、蜕变与新生。事实上，小说的题目对此有所暗示，这个题目以主谓宾俱全的句子作为题目，本身就有故事性。仰起脸，不是高傲，而是一种决意自强的尊严，也是一种寻寻觅觅的“天问”。作家给角色命名往往有所寓意，少年主人公名为“海川”，其中可能包含了作者想要传达的一种人生境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若就主人公从少年到成年的生命状态来看，这个名字或许还有“百川入海此归墟”和“巨海浪静如平川”的意味。成长的海域布满了“褶子”，即便在貌似“风平浪静”中，也会有“波澜起伏”或“暗流涌动”。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提出了“褶子”理论，褶子是无所不在而人们却熟视无睹的现象。他认为“褶子”以极其丰富的形态出现在外部宇宙和内心世界之中，世界的差异与重复、简单与复杂、低级与高级、分裂与缝合都不断地体现着“褶子”的性质和功能。这一“褶子”理论非常适合用来描述成长之繁复与幽微，也适合进入成长小说层层叠叠的叙事轨迹。

许多成长小说都会用第一人称叙事去充分展示人物心理，唤起读者的代入感，而《少年仰起他的脸》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以一种相对客观和全面的方式来讲述少年海川在家庭和学校中的生活，同时也结合人物的内聚焦来深入其内心世界。这个成长故事之所以能在不动声色中打动人心，是因为作者克制的笔端其实饱含着深沉的悲悯。海川一家是不幸的，他和弟弟小童年就遗传了外公和母亲的家族疾病“腓骨肌萎缩症”——属于不可救药的世界性罕见病中的一种。从此，海川就被这日益猖狂的病魔缠身，无奈地接受命运的捶打，而且还承受着来自周遭同学冷酷无情的欺辱。



《少年仰起他的脸》插图 张璇 绘

关于如何对待不幸的命运，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着眼点和着力点。作者着意写出生命的“尊严”——这是一个充满骨气和力量的词。海川的外公和母亲是他的榜样：威严而又慈爱的外公领着海川外出，勇于面对别人的眼光，抵御别人的嘲讽；而身为教师的母亲拖着残疾的腿脚，加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成为市劳模。海川一次次遭遇校园霸凌，对于同学施加的言语和肢体暴力满怀愤怒，他也会做些小小的反抗甚至报复，然而那些霸凌导致的伤害成为他摆脱不掉的噩梦。作者用犀利的笔锋写出那些令人不忍直视的“童心恶”，毫不回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类丑恶行径，同时也用细腻的笔致写出受害者那令人心疼的恼怒和悲伤。深陷那样痛苦的处境，海川拼命地告诉自己不许哭，“忍住，不能掉眼泪！”这种少年的坚强和对尊严的维护令人动容。当一个被命运和恶人蹂躏的生命有尊严地顽强站立时，世界也要向其致敬。

家是永远的避风港，但这只是温情的表达。在海川的家里，他同样也在承受各种委屈甚至“折磨”。作者细心地打开生活的“褶子”，写了住在一栋楼里的海川一大家子柴米油盐的生活场景，用诸多日常细节来抖落生活褶皱中的一些心思和计较。对于海川而言，他在家庭中的惧怕来自严苛至极的父亲实施的“竹笋烤肉”，这个对外温文尔雅的父亲会播放着高雅的音乐去遮盖殴打孩子的声音，而目睹暴力的母亲只是沉默。父亲固执地教训和磨练孩子，明知海川行走不便，仍是硬着心肠让他艰难地负重回家，在孩子需要安慰和鼓励的时候并没有及时和恰当地给予。家庭中的暴力和冷漠，让渴望爱的孩子倍感受伤，有些怨恨只能忍气吞声，无法消化时便成了宿夜的疙瘩。

成长历程常常充满许多的苦难，但是还有不少的“幸好”。对于这个在孤独和绝望中挣扎的少年海川来说，幸好有外公的激励和提醒，有音乐老师马丽的安慰和鼓舞，有同学的善意和保护，有单腿骑车的糖画艺人的榜样，还有乡下伯伯教他游泳的托举……尤其是进入中学后，海川逐渐凭着自己的见识和才能，赢得了两位知心好友，既享受谈天说地、倾诉理想的畅快，也体验了懂懂而温馨的美好情愫。身边的这些人事都给了他点点滴滴的勇气和力量，让他可以在沼泽中顽强地跋涉，去努力地成为“强者”。

在他的成长中，还有一种重要的“催化剂”——书籍。他在手术后恢复期无法上学，通过偷偷阅读被父亲藏起来的一柜子外国经典著作而“洗心革面”。“海川觉得，读着这些书，心时常被某个句子或者段落击中，也随着主人公的命运起起落落，读着读着，心里的怨悔和委屈少了，却常有醍醐灌顶的畅快感，虽然只能在斗室里挪动脚步，在他，却仿佛看见了整个一片天，还能看到远方的高原和海洋呢！”他重新理解、看待和接受自己的命运，不再去抱怨命运，而是认识到：“我们拥有的，都是独特的命运吧，也许，我应该学会赞美别人的幸福，他们没有运气遭受我的折磨呢。”“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了应该是这样，和别人不一样，就要学会多花一点努力变得和别人一样。”与之前的无奈和绝望相比，这样的“反转”何尝不是一种蚕茧的“羽化”呢？他细心地收藏这些书籍中的金沙，铸成珍宝照亮每一个日子。他的生活不再“贫困”，而是拥有了一座“富矿”。即便他走路的异常步姿依然会引来别人异样的目光，“不过，海川习惯了，只要不摔跤，少摔跤，无论怎么走，不都是‘走’吗？”这样的释怀源自内在的尊严、刚强和对美好的眷望，因为心有高地，路也坦荡。

少年的成长需要理想的照耀，但是深谙生活之阴冷又同



《少年仰起他的脸》，殷健灵著，新蕾出版社，2024年8月

时怀抱温暖的作家不会轻易去渲染理想的灿烂，而是会用恳切的态度去诚实地打开生活中、人心中折叠的一道道“褶子”，这不仅是考验作家的笔力，更考验作家的心力。作者写的是当代少年，但通过外公的人生带出了历史。作家也以温柔的笔触，写出了人物压抑的呻吟或呐喊、彷徨或欢呼。这种切入人物的内聚焦叙事给作品带来现实主义的真实感，甚至让我们在阅读中也能感受到某种“切肤之痛”。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讲述成年后海川的生活，题为《没有终结的尾声》，作为儿童小说，看似可能冗余，实则另有其深意。成长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和解”或者“疗愈”，去解开那些年少时扭扭的结，愈合那些还没结痂的伤口。很多父母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给孩子的伤害有时候比外人给予的更严重。儿时的海川一直成长在对爱的渴望里，而成年后想起父母时感受到的是“疏离、惊恐、冷漠和受伤”。直至海川在父亲死后发现他的秘密，才知道父亲年轻时遭遇的历史风浪和爱情波折，数十年来如何“背着生活的沉重十字架在清贫的路上移行”。当他也去了父亲曾为此止步的黄河壶口，在壮观恢宏的瀑布面前，终于理解了父亲当初的心志：“人生路没有回返，只有向前，顺应一切，坚韧地向前。”当海川逐渐懂得他们的人生选择背后的伤痛与坚忍，便开始了与父辈的和解。并且也获得启示和力量。

关于成长的一个常用比喻是“破茧成蝶”，但实际情形是，并不是所有的蛹都能化茧成蝶，而且破茧后也未必成蝶，即便有了蝴蝶的翅膀，但可能还残留蚕蛹的感觉。这趟破茧成蝶之旅本身也依然有着许多反复折叠的“褶子”。所以，小说的结尾，成年后的海川写下了这个少年成长的故事，为修复自己，也为正处于困苦中的少年。“那个少年，正仰起迷惑的脸，他在追问，也在等待晨曦。”

成长小说表面似乎写生活中的“偶然”，而关于“必然”的捕捉蕴藏其中；成长小说要反映形而下的“实然”，而关于形而上的“应然”的思考也要寄寓其中。广泛而言，儿童文学常（或被要求）瞩目于儿童生活中的“欣然”，而“黯然”不会因为年龄小就销声匿迹。儿童文学常被视作莱布尼茨所言的透明“单子”，而德勒兹所言的众多“褶子”也叠在其中，不断折叠、解褶、重折。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包含这些看似对立而实则一体两面、相辅相成或相互转化的二元因素。儿童文学学不一定非得追求“透明”，但要追求“透气”，让人想要深呼吸的那种透气。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创作谈

认识老张，是因为他的善举。2022年年初，朋友、国画家毛冬华老师推给我署名“老张”的微信名片，“老张购买了一百本你的新书《云顶》，希望你得到你的签名，捐赠给那些和你书里有着相似命运的孩子。”毛老师说，同时，她向我介绍，老张“是一位翻译家，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自强不息的典范”。《云顶》是我彼时在新蕾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写大山里的留守儿童与关爱他们的童伴妈妈的故事。曾经几次深入大山，我对那些缺爱的山里孩子很有感情，《云顶》能遇到老张这样的爱心人士，我当然高兴并感激。

就这样，一个深冬的阴霾天，在《云顶》的捐赠仪式上，我和老张见面了。他的模样和精神面貌同我印象中的残障人士都不同，他穿军绿色户外衣，戴同色系鸭舌帽，如果不是坐在轮椅上，你会以为他随时都可能站起来大步流星地走去。然而，老张早已离不开轮椅，他双腿空荡，宽大的裤管并不能掩饰双腿的细弱，他的双手也无力，甚至无法端起一只茶杯。在之后平淡的交往中，我慢慢勾勒了老张的形象——一个名校毕业金融学出身的高材生，一个精神世界极为丰富的收藏家和艺术鉴赏家，一个靠着轮椅贴地“飞行”数万公里的旅行达人，一个屡屡爱心捐赠的慈善家……我还知道了，他在7岁的时候，被家族遗传病的魔咒选中，他的成长史便是与病魔以及厄运的抗争史。老张有着不平凡过往，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当命运给了他一摊烂泥，这个内心富足的人是如何在泥潭中开出花来的。

终于，在某个夏日，我问老张：“你是否愿意我以你为原型创作一部儿童小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励志小说，而是关乎生命、人性和尊严。”老张说：“太好了！去年父亲去世，在他遗物中我发现了从来不知道的事情……”关于老张的故事，小说已经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做了文学化的创造，在这里不赘述了。我记得和老张的两段对话，见面时，老张直截了当地说：“我的成长可用两个字来形容：黑暗。”当动笔写作初始，我对老张说：“你给我提供了一段童年生活，我在想象里完整你的童年，但愿这是你更希望拥有的童年。”老张看完小说初稿后说：“你替我讲出很多话，我很满足，治愈了。”

《少年仰起他的脸》当然不是为了治愈老张一个人，而是为了陪伴、激励和疗愈无数个被命运捉弄、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却锲而不舍追求光明的童蒙和少年，是为了那些童蒙和少年哪怕泪水浸湿，也能仰起脸去追问和憧憬。

孩子们需要阅读轻松诙谐的文学，孩子们也需要柔弱的成长有所支撑，需要故事能深入血液、生命和灵魂。就像歌曲《多么美妙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里唱的那样：“我听见婴儿初啼，我看着他们长大，他们将学会到他们不知道的一切。”小孩子不知道的一切是什么呢？这一切，包括玫瑰和绿树，也包括荆棘和沼泽；这一切，包括平等与公正，也包括不公平与歧视；这一切，包括人性的善与美，也包括人性的丑与恶……这是个无法理喻、无法由个人意志决定的世界。可是同样像歌里唱的：“我看见蓝的天白的云，这受祝福的白天，珍贵的黑夜……”黑夜即便是黑的，也是珍贵的。《少年仰起他的脸》，只为珍惜所有的白天和黑夜。所有的一切，都是珍贵的。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新民晚报》高级编辑）

## 珍惜所有的白天和黑夜

殷健灵

## ■评论

# 在属于自己的森林里诗意地栖居

——赵卯卯《欢喜的森林》读后

□李浩

赵卯卯的儿童文学新作《欢喜的森林》是一本极有灵性的“精灵之书”，它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有魅力、有趣味和魔幻感的想象世界，在这里，一切事物都带有灵幻可爱的“新色彩”。这部书里似乎可以嗅到在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中出现过的那种气息，它属于不曾被我们经历的世界，但幻想和幻象却以奇妙的方式实现了它。

每一次日出日落、每一处的“旧物”，都有让人惊讶的魔力。它们重新生长、拼贴，重新被赋予，我喜欢这样的奇妙故事，尤其喜欢它“溢出了生活”的那些部分：狐狸会拿它的秘密与“我”交换，这些秘密需要种在月光盐里，只有当它们结出了果实，被“我”吃下去的时候，才能真正尝到秘密的滋味；山林里有一个奇妙集市，所有自己喜欢的、想要的东西都需要用自己“最好的东西”去交换；有一座锻打星星的山谷，而沉在水底的星星则是“废品”，它们永远也飞不起来了；被“我”吃掉的紫色果子叫“萤火草”，吃下它之后，能听懂动物的语言，了解属于森林的秘密……

赵卯卯在《欢喜的森林》中搭建了一个让人流连的奇妙幻境，她让读者跟着主人公“欢喜”在奇思妙想中徜徉，走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因为随时都会与意料之外的惊喜相遇。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这样定义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魔法师。“一个作家集三者于一身，而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在我看来，作家赵卯卯充分释放着文学世界的魔法因素，恰如《小王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作品。有趣的是，赵卯卯在这个奇妙森林里的“创造”并不完全是个人的“无中生有”，而是有所依傍，是对古人奇思妙想的延展。譬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张读《宣室志》、皇甫枚《三水小牍》……在我看来，古人们提供的大概是一粒粒微小的、安静的种子，而在作家赵卯卯的手上，它获得了阳光、空气和水分，获得了开枝散叶的成长和新奇的活力，最终构建成了一片茂密的、丰沛的森林。

我喜欢这样的奇妙故事，因为它也激发着我的想象力和探究之心，牵引着我一步步地走向未知，我一边愉快地跟随在“欢喜”的身侧，一边与她一起暗暗发问：后面还会有什么？还有什么样的奇遇发生？赵卯卯善于运用那些毛茸茸

的、有质感的细节，善于将奇思妙想变成可触可感之物，善于将虚构化为似乎可以进入的“真实场景”，进而让读者相信并身临其境地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完成冒险。我特别注意她在真实和幻想之间的游刃有余，在《姥姥的房子》一节，“我”刚刚从现实进入到初步的“魔幻空间”：“我来到木门，摸了摸锁上的小狐狸，一股暖烘烘、毛茸茸的感觉从指尖传来，但只是一瞬间，那感觉就消失了。锁上的红光也消失了，小狐狸又变成一只普通的狐狸。铜锁又变成一把普通的铜锁。”再譬如，星星山谷中，老族长谈到锻打星星所需要的光：“做材料的那种光容易寻到，但做火种的光却要求很高，要温暖、纯净、不一般，只有这种光，锻打出的星星才能更持久地散发光芒，才是上好的星星……普通光做火种锻打出的星星，不是薄就是厚，要么就很脆，一碰就会裂开，有些勉强锻打成功的，发光的时间却不能持久，好多只亮了一晚上就熄灭了。唉，这样下去，星星会越来越稀少……”赵卯卯的虚构能够做到让人相信，甚至有奇异的真实感，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大约与她有关，与她始终葆有一颗真挚的童心有关，与“再造一个真实”的能力有关。

大概是在“我”6岁那年，发现心里有一片森林。这个拥有着森林的孩子“欢喜”却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是她属于自己的秘密。作家赵卯卯或许是以这种方式来提醒孩子们：每个人都应当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在这个森林里我们拥有秘密，拥有冒险和探究的愿望，拥有神奇的想法，拥有可以作为点亮星星的“火种”……内心拥有森林的人是不孤独的，尽管她可能在日常生活里表现得孤单、沉默或喜欢发呆。森林是我们最珍惜的宝藏，应当呵护着它，从童年到少年，直至成年、老去。这片森林还具有小小的“疗愈性”，让人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美妙，让心灵寻找到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安妥之处。

姥姥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永远属于某一个人的，欢喜，你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读懂《欢喜的森林》背后的意味深长，这些和故事交融着的“深意”会让孩子们在未来的时光里不断回味，也使小说生出了更多的枝杈，让《欢喜的森林》显得更为丰茂、幽远。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动态

# 《未来讲堂——讲述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新书发布

近日，《未来讲堂——讲述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新书发布会暨捐赠仪式在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举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沈蓓莉，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炜，北京市东城区委常委、统战部副部长薛国强等出席活动。

沈蓓莉表示，《未来讲堂——讲述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讲述了100位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共产党员的感人故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在这个重要时刻推出此书，既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对先锋楷模的致敬，更是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举措。希望广大青少年能从这些优秀人物事迹中汲取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黄炜表示，《未来讲堂——讲述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将生动的文字、优美的音频、鲜活的图画有机结合，旨在教育引导广

大青少年学习先进人物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引导他们爱党爱国、自强自立、奋发向上，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的栋梁之材。

发布会上，几位嘉宾向黑芝麻胡同小学学生和宁夏彭阳县小学教师代表捐赠了图书。活动现场，学生代表表演《少年志·中国梦》诗歌朗诵。蔚蓝少年乐团表演仪式活动后，沈蓓莉看望慰问了在此进行教学交流的宁夏彭阳县教师。《未来讲堂——讲述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书籍和有声阅读作品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策划编写，由100位播音领域专家、知名表演艺术家录制音频。书中每一篇故事都设置了思考题，有利于启发青少年读者加深理解，了解楷模人物的突出事迹和精神闪光点，更好地感悟学习，弘扬优秀共产党员的奋斗精神。2024年8月，该书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教鹤然）

# 电影《野孩子》关注孤儿群体

近日，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河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野孩子》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

现实题材电影《野孩子》改编自真实的“流浪兄弟”新闻事件，讲述了孤儿马亮和轩轩的情感故事，以细腻的笔触、动人的演绎展现了社会困境儿童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困境，传递出难能可贵的人文主义关怀。

与会者认为，《野孩子》聚焦社会热点话题和边缘群体，视角敏锐独特，通过真实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角色塑造，演绎了一段关于亲情、友情和成长的故事。影片以日常影像语言捕捉生活中的失意瞬间，将家庭关系间难以言喻的情感细腻融入平凡而真挚的生活细节之中，展示出人性的善良和温暖，引发社会公众对困境儿童群体的关注和思考。

谈及创作感受，导演殷若昕表示，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是对自身生命体验的滋养，相信电影产生的力量可以实现人们情感与心灵的共振。演员王俊凯、陈永胜坦言，希望通过自己饰演的角色让更多人知道流浪儿童的故事。

该片由河南省电影局指导拍摄，河南元气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上狮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等出品，殷若昕执导，吕旭、翟元堃任制片人，徐逸洲编剧，王俊凯、邓家佳、陈永胜等主演。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勤、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建东、河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王宏琳及专家学者和影片主创代表参加了研讨。（王 竟）

## ■插图欣赏



《花树村小学》插图，阿库、徐敏君 绘，中信出版社，2024年10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581期·